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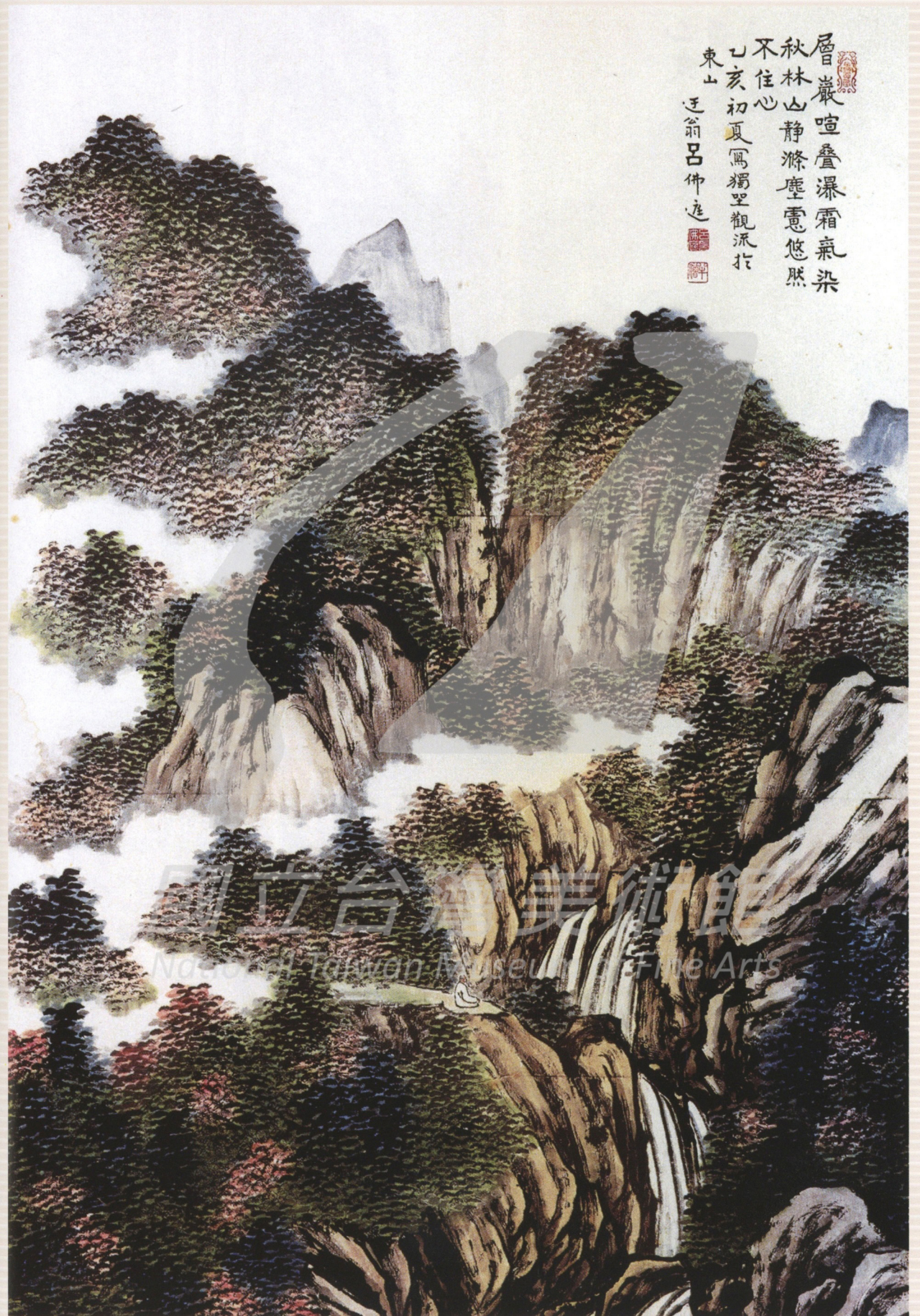
VI • 晚年的詩書畫生活

行腳山水，進而行腳天下，
呂佛庭的詩書畫山水遊蹤，
至從心所欲之齡仍未走盡，
一枝斷筆破筆能成靈秀雪景，
幅幅黃嶽妙境翩然流溢筆下，
詩文書畫琴之大師地位，於此巍然聳立，
綿亙近一世紀的佛門之路，亦圓滿作結。
「半僧」至此，終成「完僧」。



[右圖]
1986年，呂佛庭和學生出遊寫生時留影。

[右頁圖]
呂佛庭 獨坐觀流（局部）
1995 彩墨、紙 69×45cm
款識：層巖喧疊瀑 霜氣染秋
林 山靜滌塵慮 悠然不住心



環遊世界，行腳天下

做為傳統文人畫家，師法自然，行腳天下自是呂佛庭胸中最大的心願。早年他遊遍大江南北，還徒步入川，從不同角度領略壯麗山川之美，至晚年，中國大部分的山川地貌、風物景致仍能盡羅於胸。但他的壯心不已，儘管已是七十高齡，仍決定走出國門，實現遊歷天下的夢想。1983年，呂佛庭首途赴美，次年暢遊歐洲、埃及，之後多次出國，足跡遠涉澳州、紐西蘭、東南亞等國。

在美國，除了參觀各大美術館、博物館，弟子們為了讓他能親身感受異國風土人情，帶著他到處遊玩，瑞尼爾國家公園、大學校園、海底公園、黃石公園、詩諾瓜米大瀑布、西雅圖海灘等名勝，素來嚴謹的呂佛庭也常會顯現出輕鬆隨意的一面。如：在北美隨學生蘭培林夫婦出遊時，他現學現用地對外國人說「三克有！」（Thank you!）時，外國人聽懂了有了回應，他就紅光滿面地特別開心；用餐時，看見專門為他準備的精美素食，有點過意不去卻不忘幽默一下：「以後不必為我專門準備素食了，出家人要隨緣，更不可為別人增添麻煩，今天大家都來吃素食，往後我跟大家一起吃葷菜。」幾十年斷葷茹素，此話一出語驚四座，正當大夥兒面面相覷時，他又補充一句：「你們吃葷，我吃葷菜旁

[右下圖]

1983年呂佛庭攝於巴黎凡爾賽宮

[下圖]

1983年呂佛庭攝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邊的素菜就可以了，呵呵！」有一次，學生們還把他帶到兔女郎穿梭其間的大西洋城賭場，看著學生贏得大把美金後興奮的樣子，呂佛庭也會隨和地笑笑，但學生還是能從他臉上，看到「色耶空空空，財耶空空空」的神情。

在開車去黃石公園的高速公路上，沿途風景奇麗壯觀，像充滿電流一樣，呂氏精神抖擻地不斷喊停，車還沒停穩，就迫不及待地想開門下車。一路上，他全神沉浸在鬼斧神工的大自然景觀中，一邊印證芥子園圖譜所載的山石皴法，一邊悠哉地為學生說山說水說雲，全然沒意識到追上來大罵司機瘋子，生氣開罰單的員警。身處異地聽不懂異國語言就有這麼個好處，雖然學生因此接到十四張交通罰單，不過大家還是很高興，能臨場親聞老師點評變化多端的山水景觀，這是多麼難得的機會！

[左上圖]

呂佛庭 北美小峽谷 1984
彩墨、紙 69×46cm
款識：松柏森森遠市器 奇岩遠整畫難描 白雲深處疑無路 最喜巖前花色嬌

[右上圖]

呂佛庭 黃石峽谷 1986
彩墨、紙 171×89.3cm
國立台灣美術館藏
款識：黃石公園在北美懷俄明州 其中亦有峽谷 奇岩峻嶺皆赤黃色 河水由巖頂瀉入谷中 墨為飛瀑三道 其勢壯偉 呈為奇觀 今以舊藏佳宣憶寫其勝 聊誌雪泥鴻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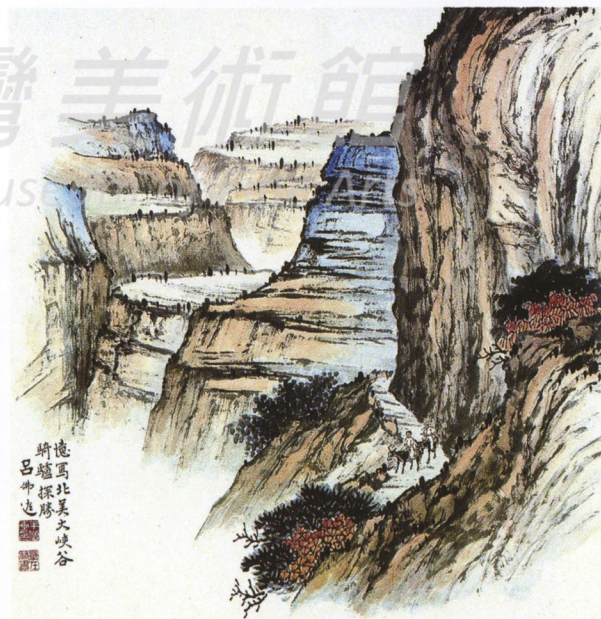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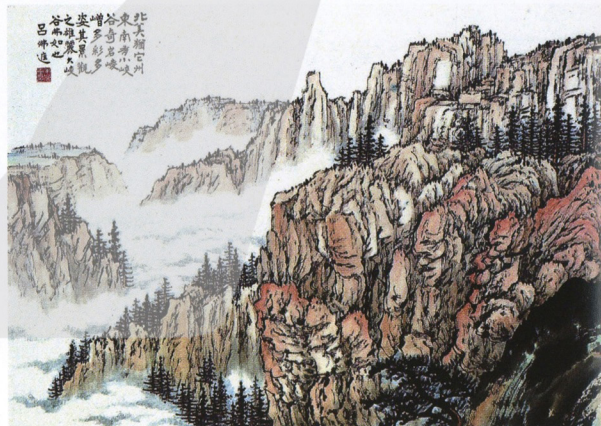
回到台灣，呂佛庭回憶北美行，寫道：「北美布利希小峽谷岩石皆橘紅色，峻嶒嵯峨，多采多姿，有如城墉、有如闕壁、有如羅漢、有如仙姬，奇瑤瑰美，實非言語所能形容。」他把這一趟旅行的感動及所見所聞記錄於《美歐遊蹤》，用毛筆表現大小峽谷或茂林飛瀑，讓人感歎粗獷如美國牛仔一樣的奇岩邃壑，在大師筆墨下亦馴服得如此恢宏寧靜。

整個旅程下來，學生們發現，呂佛庭對歌舞昇平的現代生活全然不感興趣，唯獨鍾愛異國的高山奇峰、九天落瀑，看來無論走到天涯或海角，老先生終不改文人畫家胸擁萬千丘壑的大器本色。

【左圖】
呂佛庭 遊奧地利 1985
彩墨、紙 68×43.5cm

【右上圖】
呂佛庭 北美猶他州小峽谷
彩墨、紙
45×68cm
款識：北美猶他州東南有小峽谷 奇岩峻嶒多彩多姿 其景觀之雄麗 大峽谷弗如也

【右下圖】
呂佛庭
北美阿里桑那州大峽谷
彩墨、紙
68×69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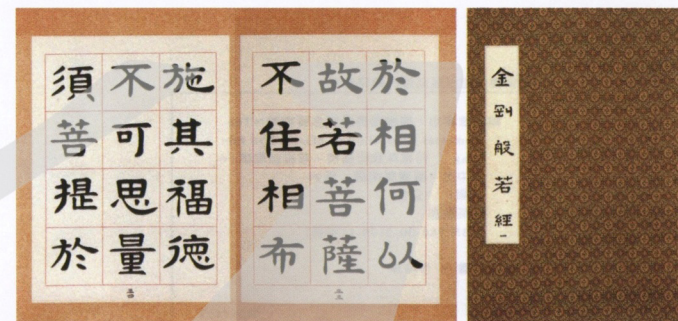
金剛經成絕響，點擦法畫雪景一絕

從六十七歲那年因病辭去所有兼任教席開始，呂佛庭著手恭書大楷《金剛般若經》全文，此經採冊頁方式，每頁十二字，計四百二十八頁五千多字，結體和用筆嚴整勻稱，書風樸厚靜穆，這是「呂楷」書風耗神最多、費時最長的作品，完成印行於他七十二歲時，與《黃河萬里圖》長卷並為其晚年代表作，也是他老人家存世書跡中個人最珍惜的作品，一直寶藏到辭世之前方囑交捐贈故宮博物院典藏。

呂佛庭喜愛畫雪景，晚期之雪景畫堪稱一絕，尤其擅長畫那厚積殘雪的蒼松翠柏。除用筆遒勁見骨，隱含金石味，特別求其黑白對照，從而襯映雪景與寒意；正如他在《雪村野橋》上所題的「雪之一訣」：「古人畫雪景，必漬染始能見雪，余畫山石林屋，全以斷筆、破筆，不染雪即出矣！」此時的他常常回憶起少年時觀看老師萬鎔畫雪梅的情景，當年老師漬染出的雪景讓他大開眼界，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自己的學生也伏案在旁為自己用斷筆、殘筆點擦畫出傳神雪景而嘖嘖稱奇時，難免會生「人

呂佛庭 雪村野橋 1982 水墨、紙 69×46cm
款識：古人畫雪景必漬染始能見雪 余畫山石林屋全以斷筆、破筆 不染雪即出矣

呂佛庭
金剛般若經
1982
每字9×9cm





呂佛庭
雪山寒林
1982
水墨、紙
69×46cm

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之歎。

〈雪山寒林〉、〈雪山歸漁〉、〈江山霽雪圖〉皆為其雪景系列作品中之精品，畫作採曲迴、上升、移動的視點法取景。意在筆先，以稍作烘染的方式寫景，用筆簡練、蒼潤兼而有之，全都收放自如，幾近全面留白的畫面，但見虛實相生，蘊藏節奏變化，畫意、書趣相得益彰，更見空靈！予觀賞者有更多主觀的發想空間，耐人細細品味。

詩詠心聲， 慈航寶筏

呂佛庭曾言：「書畫詩花，是我的生活，並且是我生活中不可一日缺少的節目。在我生活全內容中如把藝術抽出，便會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又道：「每當我有所見、有所聞、有所感，即藉吟詠以抒發我自己的心聲，作為自渡渡人的慈航寶筏。」

由此可知，他的生活中俯拾皆有詩文，特別是出外遊歷寫生或感觸時，常發而詠為詩文，他的文思極快，因此創作量極為豐富，渡海以來更是勤詠不輟。他的詩，直抒胸臆，清詞妙句，自然天成，讓人讀來格外親切。對於古代詩作，他愛陶詩的淡薄、杜詩的忠義以及摩詰詩的禪意，在呂氏的詩作中也往往可以感受得出陶潛、杜甫、王維等人對他的



(左圖)
呂佛庭 雪山歸漁
1980 彩墨、紙
136×69cm

(右圖)
呂佛庭 江山霽雪圖
1960 彩墨、紙
97.5×55cm

影響。

數十年來，呂氏詩作不下三千餘首，可惜早期之詩稿因倉皇逃難以致大多散佚，僅存千餘首詩作，均成於來台之後。1981年曾篩選其中一千三百餘首，輯成《江山萬里樓詩集》出版。其中除寫景抒懷、憂國憂民，還收錄許多對時事之感慨，尤多明節勵志詩詞：「詞客哀時空灑淚，需從亂世礪冰霜。」「富貴不足恃，貧賤寧可輕。為善理既得，孰為身後名。」「夜深鬧市諠歌聲，坐誦金經卻世情，非有非空忘物我，無來無去亦無生。」



呂佛庭 夏林雲山
1992 彩墨、紙
69×46cm

〔右上圖〕
呂佛庭 層巒疊瀑
1998 彩墨、紙
69×46cm



戊寅暮春寫層
巒疊瀑
呂佛庭

「詩是無形畫，畫是無聲詩。」詩畫之間密切關連，呂佛庭在畫作完成時習慣題上詩詞，黃冬富曾感慨說：「呂師詩格極高，與其畫境相輔相成，頗為識者所賞，可惜為其畫名所掩，是以知者甚少！」不管如何，呂佛庭的詩境融合佛學文學素養，展露其真純情感、思想和人格氣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個人學養的落實。

■ 黃山妙境，躍然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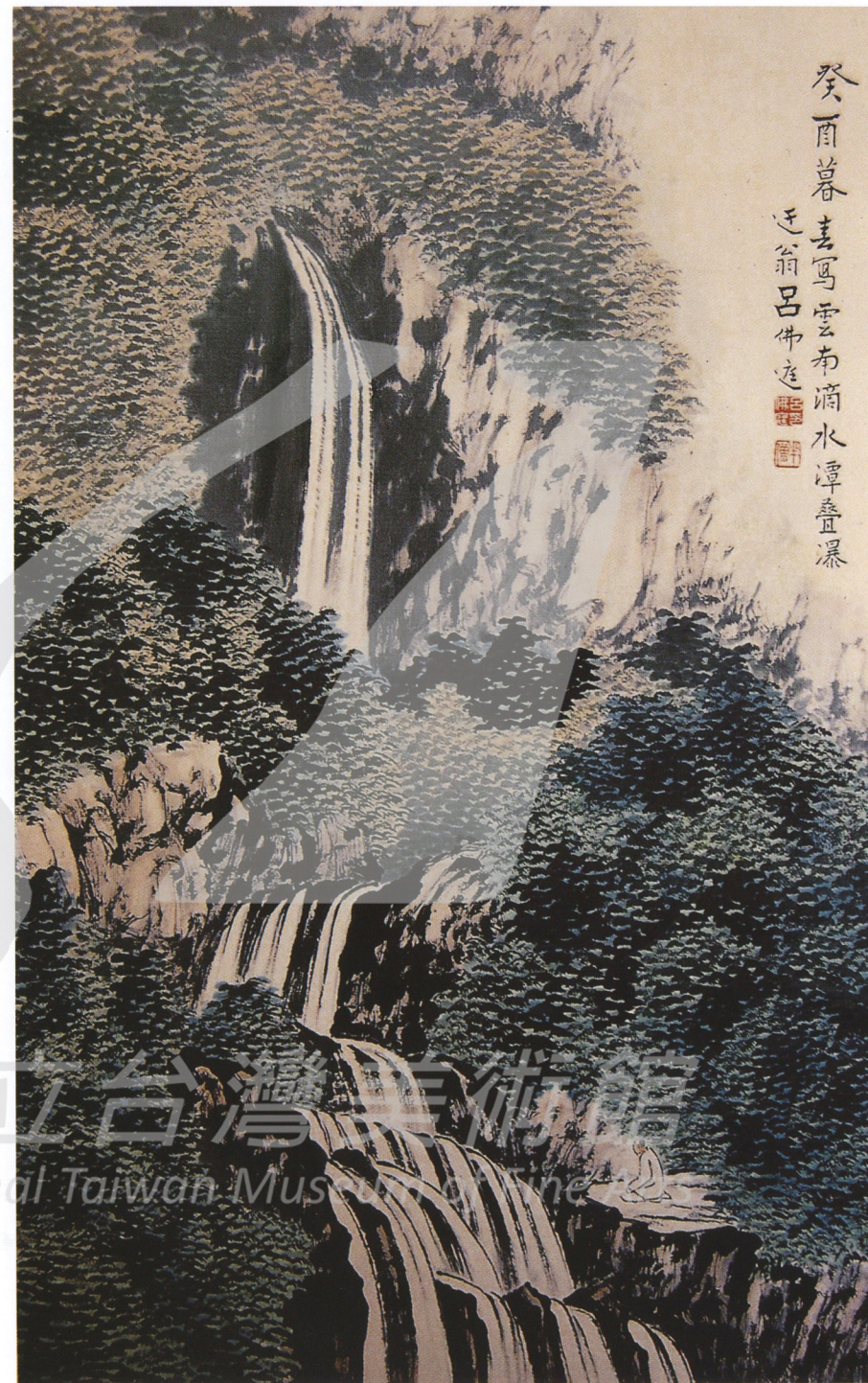
呂佛庭喜歡尋幽探勝，亦素有速寫、作筆記的習慣。他發現地處亞熱帶的台灣四季林木茂密蔥綠，一眼望去，直是滿坑滿谷、滿山頭的蓊

鬱，這種生態特質自然而然也融入他的繪畫中。

大約從1980年開始，呂佛庭的山水畫裡出現了芭蕉、山草、苔點，又有檳榔樹穿插其間，山頭岩壁則滿布綿密的點筆，這一種與以前完全不同的點漬筆法，很具現代感。如黃冬富所云：

這種點法介於宋代的米芾、元代的倪瓚和明代的沈周之間，卻又自成一格，以中鋒下筆，順鋒橫拖帶擦，收筆時有意無意略作下彎，其間蘊含著枯、潤、疏、密、聚、散、大、小等節奏變化，妙用抽象筆趣來表現具象的草木、山川氣象，頗能

詮釋台灣山嶽的神采和生態。相較於以往的山水畫，更加重視視覺經驗的客觀成分，在人與自然的對話和「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基本理念下，找到一個新的平衡點。



呂佛庭 雲南疊瀑
1993 彩墨、紙
69×46cm



呂佛庭 埔里紀遊
1990 彩墨、紙
第38屆中部美展作品
款識：庚午九月遊埔里東山
曾見此景 溪曲林深 境極
幽邃 故憶寫之

到1989年以後，這種獨特的點漬、點擦筆法，持續在他山水畫上擴展蔓延，有時甚至整座山、整幅畫都以這種畫法完成，不但枝幹不見了，即連岩石上、山腳下全用點法來畫層層疊疊的密林，將「點」提升為表現的主體，這類畫風幾成為他晚期山水畫的一大特色。如1991年回大陸探親歸來，黃山、張家界、天子山以及旅遊世界各地的作品，山頭上均常見這種綿茂山林的畫法。

李可染說：「要學好中國畫，必須從黃山山水寫生畫中去學會體驗。」黃山在安徽歙縣之北，世稱七十二峰，峭峰陡壁，奇松怪石，幽谷冷泉，雲淤霧漫，以景色奇幻著稱。隨天候、季節變化產生各種不同美景，是千古詩人墨客與畫家抒發性靈的必爭勝境。

呂佛庭曾二度遊黃山，一次是與友人結伴遊於丹楓爭豔的霜秋時節，一次是解嚴後的夏末。他夜宿文殊院，雨餘聽瀑流，乘日出觀雲海，實際體驗造物之奇，遍寫萬仞蓮峰勝景，詠寫豪氣干雲的詩篇無數。如：

曦光乍起照蒼松，萬壑千巖雲霧封，
為看杜鵑攀石筍，振衣更上天都峰。——〈登黃山天都峰〉

也因此黃山奇觀時縈佛老夢境，晚年更常以黃山為題材，憶寫不少大小黃山之作。呂佛庭認為：「山之美是由於客觀美的屬性與主觀美的意識型態的結合。」他剖析中國各名山之美，即以景觀自然屬性加上個



呂佛庭 山樵圖 1979 彩墨、紙 67.5×58.5cm
款識：此圖略師山樵法 取其厚而去其纖焉 如今不為古耶

黃嶽妙境

迂翁呂佛庭題

〈黃嶽妙境〉卷首 80×121cm



人對美的主觀意識，讚之曰：「華山的特色是險峻，貌如包拯，其性剛直；黃山的特色是雄奇，貌如孔子，望之嚴然，即之也溫；天子山的特色是神奇，貌如群仙，放浪不拘；陽朔山的特色是奇秀，貌如御軍排班，莊肅嚴整。」為表現唯黃山獨具的形式性美感，他選用犬牙交錯的塊面結構，來增強巖體的立體面感，增其雄奇特色；一方面以加長橫幅長度的形式，畫成大幅巨作〈黃嶽妙境〉、〈黃嶽奇觀〉等，利用流動空間意識的延續與開展，「全境描寫」黃山群峰之綿延相連、雲蒸蔚蒼的曠世奇景。



歷年遊人莫不稱
到林飛瀑下溪松
清和鳥音石鏡生觀
瀾潭瀑清吟天都
覓丹藥逢冬成金路
夜宿文殊院觀客夢
裡尋
戊寅初夏雲峯寺觀
於山道里後
迂翁呂佛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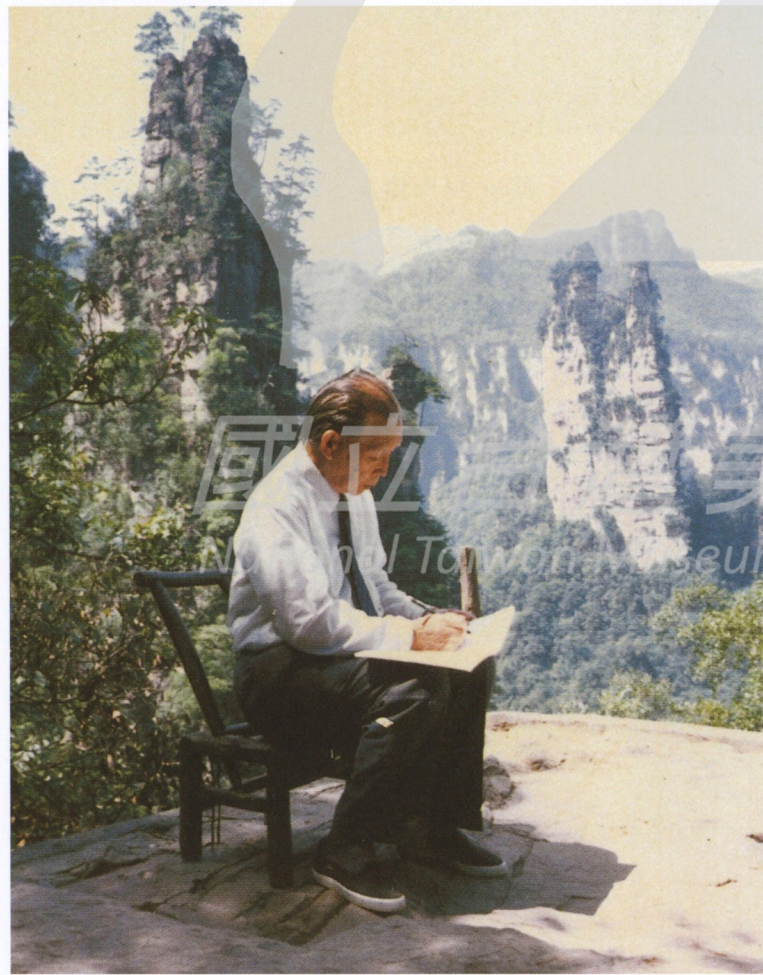
昔日黃山結伴遊，丹楓爭豔正霜秋，
蓮峰萬仞凌霄漢，鳥道仰攀猢猻愁，
迎客松間正待月，文殊院寂鐘聲幽，
須乘日出觀雲海，莫忘雨餘聽瀑流，
曾躋天都採藥草，紫雲禪榻夢悠悠。
——〈黃嶽妙境〉卷上題款

〔圖頁上圖〕
呂佛庭 黃嶽妙境（局部） 彩墨、紙
〔圖頁下圖〕
呂佛庭 黃山奇觀 1998 彩墨、紙
款識：群峰插天碧 武庫傍劍林 飛泉帶雲瀑
松濤和鳥音 石猿坐觀海 涼臺漫清吟 天都覓
丹藥 蓮花幾登臨 夜宿文殊院 霞客夢裡尋

他長年研究石濤，認為黃山派注意寫生及喜用乾筆勾勒等風格，影響石濤頗為深遠，可是當他親臨黃山，面對表面風化，山石方折造型，筆立插天的峰巖，為表現這特殊的地理表徵及營造蕭索枯淡的空寂之感，也只好選擇用乾筆繪方折山形，以中鋒下筆，線條勾勒石骨勁峭的山壁，且絕少皴染，簡淡雄拔。特別是黃山的松，幾乎都從石隙中長出，他將黃山的奇松奇石相生，錯落有致地分布遠近景，姿態各異；讓它們與幽谷冷泉自然生動的組合在一起，益增奇險雄渾之氣。

其他寫黃山作品還有〈黃嶽翠巒〉、〈黃山勝境〉、〈黃山雪霽〉、〈天都雲海〉等，只是，1995年所繪的〈黃山勝境〉，不見蒼松古杉，也見密密渾點、尖攢點，加上橫筆點，點出華茲榮茂之樹木叢叢，狀如晚期所常抒寫之亞熱帶台灣綿茂山林，蓬勃滋潤，這樣異於常

1991年，呂佛庭重遊黃山現場寫生。



黃山在安徽歙縣之北世稱七十二峰天都蓮花雄峻嵯峨尤為眾峰之冠覽余曾兩遊黃山遍攬其勝今憶寫之以誌爪痕
乙亥初秋呂佛庭



黃山第一高峰，「蓮花峯」山形如筍，高聳入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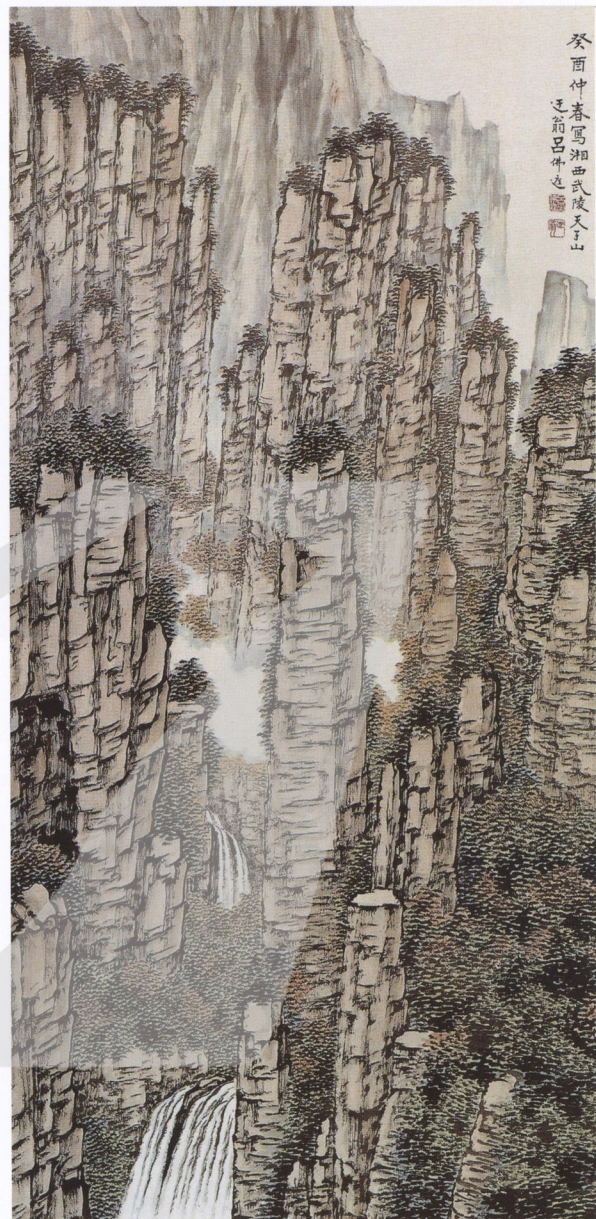
雄峻嵯峨的黃山奇觀

呂佛庭 黃山勝境 1995 彩墨、紙 70×14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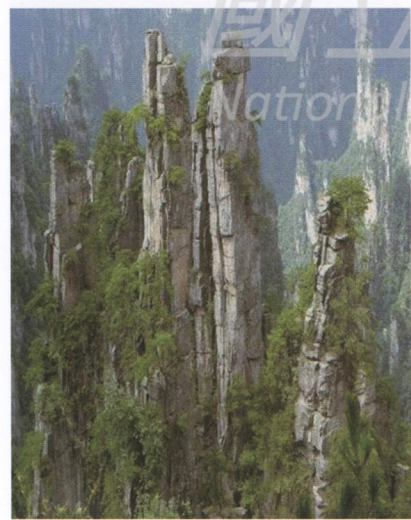
款識：黃山在安徽歙縣之北 世稱七十二峰 天都蓮花雄峻嵯峨 尤為眾峰之冠 覽余曾兩遊黃山 遍攬其勝 今憶寫之以誌爪痕



塞上風雲遮地寒 天山萬古雪漫漫
夕陽五裡看 守邊猛士今何在 幾壘夕陽畫裡看
天山一名雪山 又名白山 在新疆境內疏勒西北 為中俄界山 其主峰海拔二萬五千尺
終年積雪不解 上有一潭曰天池 碧水似鏡 不溢不涸
不涸 已巳仲夏寫於京中
呂佛庭



癸酉仲春寫湘西武陵天子山
迂前呂佛庭



〔左上圖〕呂佛庭 天山 1979 彩墨、紙 135×69cm 國立台灣美術館藏
款識：塞上風雲遮地寒 天山萬古雪漫漫 守邊猛士今何在 幾壘夕陽畫裡看
天山一名雪山 又名白山 在新疆境內疏勒西北 為中俄界山 其主峰海拔二萬五千尺
終年積雪不解 上有一潭曰天池 碧水似鏡 不溢不涸
〔右上圖〕呂佛庭 武陵天子山 1993 彩墨、紙 136×69cm
〔左下圖〕武陵天子山實景

在呂佛庭筆下類黃山創作形式的作品尚有「不是黃山，勝似黃山」的湘西武陵索溪峪、天子山。



千峰爭湧出 幽壑有人家
人家雨後涼 林深鳥語譁
深處溪流漲 地僻無遊車
田肥衣食足 地僻無遊車
尋得桃源路 場圃話黍麻
壬申仲夏寫
迂前呂佛庭

呂佛庭 武陵索溪峪 1992
彩墨 90×180cm
款識：千峰爭湧出 幽壑有人家
雨後溪流漲 林深鳥語譁
田肥衣食足 地僻無遊車
尋得桃源路 場圃話黍麻

天子山區終年雲霧繚繞，千峰爭湧。造型奇特的地貌神似黃山蓮花峯者，多集中於天子山山腰，雄偉的瀑布、奇險的仙人橋、密集陡峭的峰林石柱等，鬼斧神工，令人歎為觀止！春夏秋冬，陰晴朝暮，景象變化萬千，特別是雲霧、雲海、雲濤、雲瀑和雲彩等景象，是天子山最多見的天象奇觀。久雨初晴或霏霏細雨時，先是朦朧大霧，繼而形成白雲，環繞飄浮。群峰在無邊無際的雲海中時隱時現，使人彷彿置於蓬萊仙境之中。有時雲霧從溪口湧出，爬過峰頂，然後以鋪天蓋地之勢，飛瀉而下，形成雲瀑，十分壯觀。故而博得「誰人識得天子山，歸來不看天下山」等讚語。呂氏自遊天子山歸來即筆不停歇地作一系列創作，而最具整體性的就數1992年所作之〈武陵索溪峪〉與1993年〈武陵天子山〉。

呂佛庭嘗說：「我對於黃山和天子山，不但繪之以畫，歌之以詩，必讚之以文。在我畫黃山，詠黃山，讚黃山的時刻，不知不覺黃山化為我，我也化為黃山，自然與我渾為一體，而達到以畫入禪的境界。」悠然自得、怡然自樂、廓然無私、寂然能靜！這不就是其所謂的畫家作畫可讓自己達到的心靈四境界嗎？

隱藏半世紀的感情

呂佛庭來台幾十年孑然一身，雖然絕少提及家人，然而對故土和親人的思念絲毫沒有因為時空阻隔而稍減，特別是對妻子的思念，從他情真意切的詩詞中默默流淌出來，格外感人，或許正如他自己所說，三次出家未果，因為塵世間的「俗緣未了」，還有牽掛。

然而，畢竟個人命運在動蕩的歷史中微不足道，世亂雁紛飛，各在天一方。60年代，他曾透過旅美的學生找到在大陸的妻小，寄回四千美金，那時候的



〔右上方〕
竊留大陸的張書蘭女士
攝於河南省泌陽縣老家前，
時年八十五歲。

1991年，呂佛庭回大陸
與闊別四十二年的妻子
合影。



大陸正處於最窮困、瘋狂的時期，天災加人禍，人人食不果腹，特別是各種各樣的鬥爭和運動，民不聊生。在那個國家主席月薪才只四百元人民幣的年代，這四千美金簡直就是一筆嚇死人的鉅款和私通外國的罪證，沒人敢收，家人只得戰戰兢兢上交組織，才能免淪收受敵特活動經費嫌疑的厄運。這個在當地造成轟動的事件，還透過廣播傳回台灣，為呂佛庭惹來無謂的困擾，雙方間的聯繫也被迫就此中斷。

音信了無的日子裡，呂佛庭寄情書畫、靜心修禪，雖然沒有親人在側，但因深受學界、文化界及弟子敬重，經常有客自遠方來，半個世紀雖然獨身幽棲，卻也不會寂寞。但

呂佛庭 黃河壺口 1993 彩墨、紙
136×69cm

款識：壺口位於山西省吉縣西南七十里
東西兩崖環峙 狀如壺口 黃河北來
至此全傾西崖之腳 奔騰而下約五六
尺自崖上噴湧懸注 如一桶水倒入
壺中 石水相激 噴薄如珠璣之綴舞
璀璨若絲縷之糾結 日映七彩 雨
掛長虹 傳禹鑿勝蹟 為天下之奇
觀



壺口位於山西省吉
縣西南七十里東西
兩崖環峙狀如壺口
黃河北來至此全傾
西崖之腳奔騰而下
約五六尺自崖上
噴湧懸注如一桶水
倒入壺中石水相激
噴薄如珠璣之綴舞
璀璨若絲縷之糾
結日映七彩雨掛長
虹傳禹鑿勝蹟為
天下之奇觀 五六尺
癸酉仲夏
迂翁呂佛庭畫



【左上圖】李登輝參觀呂佛庭書畫展，與呂佛庭合影。

【右上圖】林洋港（右）任省主席期間參觀呂佛庭（左）書畫展時合影

【左下圖】1988年呂佛庭帶學生遊大湖法雲寺，現場揮毫。

【右下圖】1993年呂佛庭與畫家楊啟東於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合影

逢年過節或病痛時，他內心對故鄉的思念、對妻子的感情仍會不由自主地浮上心來，這個時候常作詩遣詞以抒懷：

飽經憂患，書劍飄零，贏得兩鬢如霜；

爆竹聲中除舊歲，二十年伶俜，怎不念家鄉？

客棧燒燭，孤影相對，緣何老來轉淒涼？

聽鄰家歌聲，不覺淚兩行。——〈除歲〉

對家庭無法盡責的歉疚感及思念，直到兩岸開放探親，他老人家才得以重返故鄉（1990年），見到分離四十二載，那個心中始終「不思量，自難忘」、永遠都定格在三十六歲青春的妻子，沒想到現實中的書蘭竟然真是在夢中那被歲月風霜催染成白髮蒼蒼的瘦弱模樣，他掩抑

不住內心巨大的悲傷，他更無法想像眼前這麼弱小的女人，怎麼獨自把孩子拉拔長大，經歷兒子早逝的悲痛！兩位遲暮老人彼此用一生的時間守候堅貞的愛情，此刻四目相對，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卻教淚水淌滿襟。

最後的身影

呂佛庭退休後因盛情難卻，仍然南北奔波教學，一度血管堵塞而健康欠佳。康復後，畫家倪朝龍為了讓他多外出走動，活絡筋骨，特別勸請他到家中來教授太太、女兒國畫，同時還邀集一些愛好畫畫的朋友一起來上課，這是呂佛庭在學校以外第一次設帳授課，也是他第一次破例收女弟子。

許多社會賢達都慕名前來學畫，學生從開始的一個班增加到三個班，有時候佛老還帶領他們出遊寫生，重拾往日被學生包圍的樂趣，忙碌中的呂佛庭病痛也不見了，臉上時時露出開懷的笑容，身體精神越發硬朗勃發。對呂佛庭而言，除了早年江錦祥幾位校外弟子，其門生清一色中師體系，將美術教育擴展到社會人士，這是一個開端。

1989年，呂佛庭在這群學生中遴選學畫有年、畫藝人品俱優者，一起成立「中墩畫會」，雖不及「國風畫會」成員早有名氣，但在他費心的指導下，均能承襲他筆墨意境的觀念，發揮個人所長。



【上圖】呂佛庭（中著長袍者）和中墩畫會成員合影

【中圖】國家文藝特別貢獻獎頒獎典禮上，穿長袍者為呂佛庭。

【下圖】呂佛庭榮獲教育部一等教育文化獎章，上台領獎。



【上圖】林玉山（中）、鄭善禧（右一）、張德文（左一）賀呂佛庭（左二）獲行政院文化獎。

【中圖】呂佛庭（右二）與文建會副主委洪慶峰（右一）、廖了以（左一）、廖木桐等合影。

【下圖】1992年呂佛庭（中）參加台中師院校慶美展茶會

1992年6月，呂佛庭當年任教台中師範的學生，時任行政院陸委會主委的黃昆輝，邀集學術界的中師校友十多人，計畫以教育文化為討論主題，分別撰文集結成冊，為八十二歲的呂佛庭祝壽，但呂佛庭聽聞消息後趕忙制止，他對於學生們學有所成深表欣慰，也樂於看到這些學者撰文，對學術界有所貢獻，不過他堅持不能在文中提及任何祝壽文詞，以免有損文章的學術價值。

1993年12月，《美育與文化》一書出版，收錄呂佛庭、黃昆輝、方炎明、張大勝等人所撰二十五篇專文，都遵照呂佛庭的意思未提及任何祝壽詞句，而將對老師的孺慕之忱完全凝聚於書中。

1993年10月，呂佛庭搬離居住二十一年的玫瑰新村，遷居環翠山莊，學生們群來協助，從搬家到布置新居至晚上八點始畢。當晚，佛老在日記上寫到：「諸君視我如父，我視諸君如子，此及師生之道義也！」佛老師生間情誼，由此可見一斑。

學生的成就帶給老師安慰，晚年接踵而至的榮譽，更肯定了呂佛庭終生對文化教育事業的奉獻與藝術成就。從1982年起至1986年應聘教育部之聘擔任學術審議委員，到全省美展評議委員，皆為學術界、藝術界難得的殊榮；1966年〈長江萬里圖〉榮獲「中山文藝獎」時，呂佛庭的地位與成就早已如日中天。晚年，所有學術界、藝術界的最高榮譽，如行政院文建會「國家文藝特別貢獻獎」，教育部「一等教育文化獎章」，行政院「文化獎」又接踵而至。



1989年，省立台灣美術館舉辦「呂佛庭八秩回顧展」，為其出版畫集，隔兩年再為其舉辦研究展，出版由黃冬富執筆之《呂佛庭繪畫藝術之研究》；1995年被收列入錦繡出版社「中國巨匠美術週刊」發行中國百位古今巨匠系列；另外，行政院文建會委託製作《智慧薪傳》節目「畫壇半僧——呂佛庭」專輯，於華視公開播映，又委託公共電視製作《文化大師·薪火相傳》節目「一張白紙從君賞——呂佛庭」專輯，數度於公視公開播映。向這一位畢生奉獻藝術、教育、文化的藝壇長者，致上最高的敬意。

每當人們提及得獎的事情，呂佛庭總是呵呵一笑，揮手制止談論，並說：「浪得虛聲，罪過！罪過！」其詩〈志感〉曰：「不慕榮華方自在，常親筆硯得清明。」其詞〈南鄉子〉亦云：「悠悠榮華如蜃樓，獵場逐鹿何時休，任爾他年成霸業，勝了勳功也會一筆勾。」

【左上圖】呂佛庭接受前行政院院長連戰頒行政院文化獎

【右圖】呂佛庭 泛舟望月圖 1954 水墨、紙 83×26.5cm



這段時期，呂佛庭也整理並出版其書畫作品集、相關藝文論述、詩集、遊記、日記擇抄、半僧法雨、憶夢錄等，多達三十餘種，其創作思想內涵均來自中國文化的省思與對民族深厚的情感，質量並重，為同輩藝術家所罕見。

2000年以後，呂佛庭逐漸淡出各種社會活動，他的生活更趨簡單平靜。特別是在2001年，失足摔斷左腿，體力日漸衰退之後，他盡可能婉

2005年春節，呂佛庭
作揖送別來訪客人。



拒所有對外活動，唯一的例外是，每逢中師的校慶及擔任導師班級的校友會，他必會參加。

2003年2月，中師八十周年校慶，呂佛庭捐出晚年山水作品〈雲山觀瀑〉以表祝賀；2005年4月，中師藝文中心落成，他特別挑選1950年剛到台灣所畫，也是在他手上現存年代最久遠的巨幅畫作〈峨眉山通景〉(P38-39)及一幅對聯相贈，中師則以「向佛老致敬」為題舉辦贈畫茶會，並於會場中播放由美教系策劃編導的「佛老與中師」動畫。九十五歲的呂佛庭在中師校長及副市長蕭家旗的攙扶下，以欣慰的語氣致詞，表示學校升格大學成功再回來祝賀。沒想到回去之後，健康狀況卻急轉直下，這一次盛會也成為呂佛庭最後一次的公開活動。

其實，呂氏晚年除了鼻翼部位皮膚腫瘤及血壓較不穩定、手部會顫抖外，一向精神與體力都

有如六旬之人，相當硬朗，直到年過九十才明顯出現體力、記憶力、眼力和聽力衰退的跡象，其中尤以重聽的問題較為嚴重。

對於種種病痛和機能衰退，他卻始終心情平靜，充分展現長期學佛「一心不亂」的修為，一方面，他意識到自己來日無多，開始對後事預作安排。

6月30日，呂佛庭約見弟子江逸子、劉秋存、黃松竹、杜忠誥及黃冬富交代身後事宜，並約地方法院公證人在場見證，已昏睡多日的他，這一天顯得分外清醒，在義子陳瑞錦的攙扶下，步履維艱地走進畫室，語音微弱，意識語意卻非常明確；他囑咐將其畢生創作及收藏的二百三十件作品悉數捐出，其中文字畫全數捐贈歷史博物館，黃河萬里圖長卷等十件字畫，包括〈自畫像〉、〈五老圖〉、〈雪山行旅圖〉、〈龍湖泛舟圖〉、〈洛神賦〉、〈蘭亭序〉、〈樂毅論〉小楷書法及清朝何紹基對聯等捐給故宮博物院。遺產處理除大陸親屬繼承法定數額外，扣除喪葬費用，其餘分配國風書畫會、中國書法學會、台中蓮社、菩提仁愛



2005年呂佛庭與中師賴清標校長、蕭家旗副市長，以及美教系全體同仁合影，這是他最後一次對外公開活動。

2005年呂佛庭逝世，總統府特頒發「褒揚令」以表彰其一生為國家社會教育文化之無私奉獻精神。由門生杜忠誥(左)代表接受。此照片為總統府第一局專員致送褒揚令時所拍攝。(杜忠誥提供)





呂佛庭 達摩 1975
水墨 134×78cm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之家、李炳南文教基金會等單位。至此，呂佛庭毫不保留地將一切全數奉獻給這片他熱愛的土地和人民。

臨終前，弟子們遵照他的意願，請來台北縣山佳淨律寺廣元法師為他圓頂，法號「完僧」，圓滿其半僧缺憾。2005年7月24日（農曆6月19日），這位終其一生奉獻藝術、教育、文化的藝壇長者在安睡中辭世，享年九十五歲。圓寂那日，正逢觀音菩薩證道日。

回首呂佛庭一生，從絢爛歸於平淡，到晚年雖然和病痛共處，卻因了悟生死，以平常心面對磨難，心念定住無礙身行，留給我們圓融的大自在境界，垂範百世的行誼風範和萬古常新的藝術瑰寶。

（右二圖）
2010年11月12日至12月8日，國立國父紀念館舉行「呂佛庭教授百歲冥誕書畫紀念展」展場一景與海報看板。